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

三

武  
子  
子





門 賦 9  
卷 3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卷之三

紀伊 飯田鼎 養賢 著

○血痺虛勞病脉證并治第六

按血痺與虛勞本不類不可同篇也錯亂致此誤宜  
改虛乃亡津液也因而病謂之虛勞而有暴漸之二  
焉其暴證則於傷寒論說之其漸證則詳于此是所  
以別設篇也

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  
疲勞汗出卧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濇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卷之三





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脉和緊去則愈經上脉

字是也按動搖下似脫失節二字緊去二字疑脉和之註按此條所說非血痺非虛勞殆似肺痿之狀今參考兩篇之文及證治蓋與肺痿篇互相錯者因載彼文于左而釋之

虛勞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消渴

小便利數或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虛勞

原作肺痿今改之消渴二字疑衍不然則乖例難疑軟誤

此本篇開卷一章也傷寒論曰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脉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非說肺痿可以見也汗吐下即虛也重亡津液故勞也按從汗出者與從便軟者乃本篇所預而治法載于後其從嘔吐者與從

小便利數者蓋本證之似類各別立門故其治法不載

于後也因嘔吐而虛胸痺是也因按汗出乃表虛也是

所謂失精而屬桂枝龍骨牡蠣湯失精說詳見于後便軟乃裏

虛也是所謂悸衄而屬小建中湯俱為本篇之正證其

餘從此波及而論者宜考察焉所謂勞瘵與此自別也

勞瘵者本經所謂肺痿者是也若虛勞而狹熱與欬者

合病也宜熟覽二篇而察焉元簡氏云快與駛同姚僧

垣曰大黃快藥是也

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

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血痺之痺非誤說已見于前篇陰陽上脫脉字宜改



按此條宜在于前篇頑風摩散條上今出于此者錯簡也

血痲者後世所謂中風也如風痺狀者指風痲即痲辟也此併論後世所謂中風與痲辟而言痲辟之治法也血痲脉陰陽俱微者蓋示無客證也言寸口者猶云其人以論上文之異也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者指風痲脉也綱領云微而數略之也小緊即數也說見于前今論治法故分而詳之也寸口關上微者上中二焦無病之候尺中小緊者下焦有病之候故綱領云但脚不遂也身體不仁者言身體不用非肌皮不仁也按風痺者今之乾脚氣如乾脚氣狀而身體不用者為痲辟明矣夫血痲者

多忽然得之而不知人事然則其治法蓋救卒死方中包之其蘇後無客證者乃本奈所謂陰陽俱微者而不須施治矣其投藥者特救客證耳固無益於本病也風痿者驗之今日亦有疑於腎氣丸證腎氣丸證動則頭眩此為異也說見于痿飲門黃耆桂枝五物湯方黃耆 三兩 芍藥 三兩 桂枝 三兩 生薑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按此方生薑六兩蓋佐黃耆之功也凡用黃耆治下部者皆然故其分量比他方差重此治痿躄之妙劑也人



寡知之者、今世特用附烏之劑者、泥矣、蓋痿辟者因表虛、故其方不遠所謂內托劑也、

夫男子平人、脉大為勞、極虛亦為勞、

按平人者、言脉病而形未病者、凡漸虛者必然矣、元簡氏云、本篇標男子二字者、凡五條、未詳其意、諸家亦置而無說、蓋婦人有帶下諸病、產乳衆疾、其証似虛勞而否者、不能與男子無異、故殊以男子二字別之、歟、其說是也、標男子二字者、見其非瘀血病也、以別乾血勞、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裡虛也、主當作注

注瀉也、注渴即消渴之義

此對前條而論、頓虛者也、凡虛家脉沈小遲、其常也、今卒喘悸、脉浮、是所以為勞也、故言裏虛以示之、消渴者、指亡津液、非指煩渴也、所以與亡血並舉也、注家失消渴之義、久矣、詳見于本門、喘悸者、喘息也、即虛氣上衝胸之候、脉浮亡陽之兆、虛家得此脉者、皆極也、若夫消渴一證、脉不浮者、非此篇所與也、

男子脉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裡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無衄、少腹滿、此為勞使之然、小便不利一句、當在腹滿下、勞疑寒誤、

按目瞑、衄、少腹滿、恐非必有之證、且裡急與腹滿、必不併至、每句宜加或字者也、凡以脉弦起論者、示其為



寒也、寒者指癥疝、世所謂積勞是也、無寒熱者、言無外邪以明其內傷也、衄者指諸失血也、非止鼻血也、以衄為鼻血者、可謂拘泥矣、余數見患此證者、下血者居多、以上三條、論頓漸寒之三證也、

勞之為病、其脉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春夏劇、秋冬瘥、六字、疑後人之所加、

此更端論頓證、以起桂枝龍骨牡蠣湯條也、脉浮大者、虛而逆者、非虛極也、手足身體之統辭、手足煩熱、猶云身體煩也、陰寒者、陰頭寒之省、乃謂陰頭疼如淋也、傷寒論云、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煩、小便已、陰疼是也、汗

家每多此候、凡病有此候、皆亡陽之徵也、精自出者、謂

自汗、非陰精也、曰汗曰精、乃異稱而非別物也、素問云、

汗者精氣也、脉經又又云、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

者、春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脉法也、

可以徵也、酸削不能行、虛之態也、再按、春夏劇、秋冬差、

舊文蓋說晝日煩躁、夜而安靜、今改晝夜為四時者、出

後人之手、凡暴虛而病者、有此證、傷寒論曰、下之後、復

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

沉微、云云、亦可以徵、○失精之義、古來誤其說者久矣、

夫精者血之對也、妄行發汗、吐下而所以亡者、即是也、



或謂之亡津液、或謂之亡陽、由是觀之、凡不因亡血而疲極者、總稱之失精而可也、今本經所論內虛而氣衝、因氣衝汗出、因汗出而虛、故不謂之汗而謂之精也、是乃龍骨牡蠣所主治也、後世以失精為遺精者、誤矣、或以為房室過度所致者、大非也、夫房室過度與失血同例、故本經屬之外傷、由之為病、則隨證治之而可也、何冥搜其因之為、

男子脉浮弱而濇、為無子、精氣清冷、

而字當在浮字下、于干誤寫、干犯也、

按脉浮而弱濇、蓋論浮而弱與浮而濇二義也、浮者承前條也、弱者示輕候與愈兆也、即如桂枝湯之脉是也、

濇者實證、無寒熱之候也、浮而濇、即如麻仁丸之脉是也、言為設使前證得此脉、則無病所犯也、故曰為無干

精氣清冷、精氣清冷者、言體氣清爽也、

宋玉風賦云、清々冷々、愈病折

醒、莊子云、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病源論云、丈夫無子者、其精清如水、冷

如冰鐵、或註家從此說、可謂妄矣、

夫失精家、小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脉極虛、芤遲、為清

穀亡血失精、

下失精二字、疑注文、亡血上、疑脫、芤動為三字、在次

余者錯亂也、今改正如左、

夫失精家、小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脉芤遲、為清穀、芤動為亡血、○此論因下利或亡血而汗出者、言脉以



示治法之有異也。此蓋類證也。下利亡血，所以致虛也。其以汗出故論于此。失精家即汗家也。不言汗家而言失精家者，以為一病名也。猶嘔吐謂之胃反，尿閉謂之轉胞也。小腹弦急者，謂小腹虛陷者，是氣衝上之所致也。故目眩、髮落者，示頭汗之多。言如沐後鬢髮亂垂者，也。非謂毛髮之落去。今所論皆暴病，豈有如註家之說乎。因氣衝而汗出，因汗出而小便不利，因小便不利而陰頭寒也。即與禹餘糧丸條所云同義也。夫下利而脈遲、亡血而脈動，是其常。今氣衝而汗出，故見芤脈也。芤即浮大也。以其虛家，故特異稱耳。非異義也。蓋清穀者

天雄散所主，亡血者，及甘艸湯所主也。說詳見各條。

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

主之。章首宜冠失精二字，不然則乖例。芤動二字，前條之錯文。男子失精，女子六字，後人之所加。夢交上脫此

為二字，今改作如左。

失精，脈得諸微緊，此為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論因夢交而汗出者，此蓋正證也。凡夢交者必有汗也。非如清穀亡血，或有汗或無也。諸者，概陰陽也。夢交者，肘后云：夢與鬼交通是也。言寢不安眠也。乃驚悸恍惚之所致，非一時頓虛之比也。以上三證，汗出之勞病，而與黃耆所治之汗有徑庭也。脈微緊，宜作微而緊。



者不然則與小緊錯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龍骨各三兩牡蠣各三兩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

分溫三服

按此方疑出後人之製本条所論蓋裡證也固非桂枝湯證矣夫失精者因氣衝氣衝者例必去芍藥且龍骨牡蠣配表劑者亦非古例竊按舊當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也

天雄散方天雄三兩白朮八兩桂枝六兩龍骨三兩右四味杵為散酒服半錢七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天雄者附子之子烏頭之孫也其性劣於附子今為散服故用其緩者此證闕雖然方中天雄朮俱治下利桂龍骨治失精故知治清穀也若至四肢厥冷之重證則非本方所能治也按本方疑脫牡蠣凡治失精龍骨牡蠣必併用用其一者下利之方而必配蜀椒宜參校之外臺痢門

男子平人脉虛弱細微者善盜汗也

此條以下論真虛勞也且對前精虛而論血虛也所謂血虛即內虛而與亡血異亡陽亡血亡津液多屬暴虛之辭也夫桂枝龍骨牡蠣湯證因氣衝故其脉微緊本



條盜汗其本內虛故其脉虛弱細微也是即黃者之所治也按血虛見失精之脉失精見血虛之脉則俱病極而不可救藥也脉虛弱細微蓋熟字善盜汗之善與喜嘔喜忘之喜同義宜訓數

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痺俠背行苦腸鳴馬刀俠瘦者皆為勞得之

按皆為勞三字當在脉大者下不然則義難通得之上疑脫亦字痺俠之俠疑胸誤寫以

下有俠字也而痺胸當改胸痺背行疑脊行之誤若誤賜鳴疑腸癰誤以對馬刀俠瘦者是皆後人之改竄是

以義不可解也又按次條其人疾行則喘喝七字似與其他文不相涉是恐本條之結句錯於彼者今改正者

左如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皆為勞胸痺脊行若腸癰馬

刀俠瘦亦得之其人疾行則喘喝○此論他病之為虛勞者今所舉目與前條異義故別之夫人年五六十則精氣已衰矣雖病其脉當稍小於壯年而却大則亦勞之兆也前條以虛弱細微而斷勞故又言之也胸痺門曰脉當取大過不及即是也胸痺者所謂膈噎也說見本門此病本無亡液從不食為之故彼此互論也脊與瘡通行去也脊行猶云瘦削指消渴病也是異稱同義猶瘡瘵謂之積聚也此病從小便利數為之即與本病同義故首章載此目而其尾結于此而別其門也腸癰宜作痔瘡省之赤小豆當歸散條可徵也痔之壞潰者多為

金匱要略

卷之三

八



勞後世所謂腸風藏毒之類亦是也古者下敗血者或稱之腸癰蓋附子敗醬散條所論者非後世所稱之腸癰可以見也馬刀者介名其形不正圓癰形似之故名癰之不正圓者非其順證也俠癰者瘰癧瘡之類非瘤癭之癭靈樞作挾纓元簡氏云纓者結纓之所也靈樞曰其癰堅而不潰蓋外臺中所引集驗及小品所載緩疽也其癰結腫如瘤潰後口難收者是也此等證皆亦能為勞而其人疾行則喘喝者是為勞之徵也若無此一句則以上所舉似其終盡為勞者疾行者急步也喘喝者謂氣越泄無餘也

脉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溘泄食不消化也疾行則喘喝不于此可以見其錯甚字當在于溘泄下

此承前條言脉而示必死也脫氣為必死之義已見于經絡篇脉沉小遲與微細同即少陰之脉傷寒論少陰證有治法於雜病無治法者以漸虛也同脉證而異治法者以病因不同也

脉弦而大此名為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原本大下有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相搏二十字係注脚今刪之按首宜冠寸口二字驚悸吐血門及婦人雜病門所載可以徵也亡血與失精之間宜補之字省之此與前條異義宜言寸口以更其端也例皆然矣此蓋



因亡血者即炙甘草湯之所主以與前條桂枝龍骨牡蠣湯之於失精者為氣血之對而起次條虛寒家漸虛之治法也弦血虛之候也心下悸而弦急是也次條亦屬之大孔也即亡陽之候也氣上衝胸而頭汗出是也是為漸虛之異蓋概言炙甘草湯之極證者漏下亡血者特舉暴脫之大者而小者包之此尤惡證故曰革革音極急疾之義與擅弓夫子病革之革同義鄭訓急者是也古來不察以為脉名其疎漏可笑此文法亦不少可以徵也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痛手足煩熱咽乾

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按夢疑若誤寫曰失精以為病名也  
可以察之手足煩熱四支手足重覆

疑胸中煩熱誤

此論未至極虛者而及其異証也按腹中痛以上乃本湯所主也方名宜移此句下而看若失精以下非本湯之證歷事實者自知之即與桂芍知母湯及腎著條等同文法此揭失精以呼應前文而論一等之重也口乾下疑有脫字蓋其證與婦人門溫經湯相似則當有屬帶下三字宜參校彼條矣蓋上文以衄為標下文以衄為本也裏急者腹裡拘急之省語與疝痛自別疝痛解見于婦人門悸衄者言腹有動而便血者以別亡血卒暴者若以



衄為鼻血則不與方相符也。聖濟錄以此方治時便血者，可謂得方意者矣。痲與酸通，酸悲也，痛也，猶言煩也。非疼痛之義也。折義云：古今錄驗裡急悸衄四字，無之。且閱諸方，諸裏急有黃耆者皆主之，非此湯所主。錄驗為正，其說非也。

小建中湯方：桂枝三兩、甘艸三兩、大棗十二枚、芍藥六兩、生薑三兩、膠飴一升。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芍藥蓋方中之主帥，則當在諸藥之上。今做桂枝加芍藥湯者，恐誤。聖濟錄方中無大棗者是也。甘艸生薑

大棗俱具，皆非裡藥也。按陶弘景云：方家用飴，乃云膠飴，千金外臺及以下方書，大概書飴糖而不從本經者，可疑矣。蓋大小建中湯俱飴糖耳。特此條言悸衄，則更加阿膠以治其衄。舊文蓋係蠹蝕，方後云：膠飴者略言也。後人不察，以為一物，收以補方中之闕，而又移之於諸建中，未可知也。外臺古今錄驗黃耆建中湯方中書膠飴，而方後云：嘔即除飴糖，亦可以徵。虛勞裡急，諸不足，黃耆建中湯主之。

此論小建中湯而自汗盜汗者，夫裡急者陰不足也，自汗盜汗者陽不足也，內外俱不足，故曰諸不足，以是觀



之裡急二字，蓋後人之注文，不然則當加汗出二字也。註家以諸不足充氣血者屬想像，不可從。

黃耆建中湯方，於小建中湯內加黃耆一兩半，餘依上法。

此原細註，今從宋板為大書。

一兩半，千金外臺集驗皆作三兩，肘后有人參二兩，按此汗出而亡陽之証，其方宜然，方名不舉人參者，蓋茯苓四逆湯之例耳。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拘急疑

急誤拘急者與裡急及攣急等互書，內無物之稱，鞭急者乃鞭滿而病是也，內有物之稱也。八味二字後人所加，本經方名云物而不云味，三物五物七物等可以見也。

按本條及次條，俱原當在大黃廔蟲丸條下，而錯出于茲者，不然則文理不接，是乃承彼羸瘦腹滿而以示水實者也。少腹鞭滿，小便不利，其候也。凡少腹滿者，以小便不利，不利候之者，是其法也。蓋此言小便不利，以對彼小便自利也。彼言不能飲食，以對此方飲食如故也。以彼血實，對此水實也。而俱屬寒，非猪苓抵當二證之比也。此證尿道閉塞而然，謂之胞系了戾，即癰中之一證耳。今驗癰家，此證尤居多。後世醫人眩方名，而以此方為補下元之藥，可謂昧之甚矣。折義云，按此方和調劑，可矣矣，其言卓矣。古人舉藏府之目，皆指部位而言。



腎膀胱共指少腹之辭而畜血係之膀胱畜水係之腎是治少腹畜水之藥故用腎字所謂畜水指尿凡方名有腎字皆施于小便有事者腎著湯腎瀝湯之類亦然非謂腎臟也啗蘭說以腎為送輸小便之器者暗相符焉古來諸人為盛精之器者大失古義矣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風氣百疾四字似後條錯亂宜移于後條

按諸不足三字不可解舊當諸不利蓋不利者不快通之謂也不獨指閉塞也此蓋前条之變證耳前條云小便不利而不云大便之利不利則如常可以知也此條疑大便自利而小便不利者所謂諸不利也方名揭薯

蕷可以見所謂五更瀉乃虛中之一證所以列此篇也

薯蕷丸方薯蕷分三十當歸 桂枝 麩 乾地黄 豆黃

卷各十分甘艸八分人參十分芎藭 芍藥 白朮 麥門

冬 杏仁分各六柴胡 桔梗 茯苓各五分阿膠七分乾薑

三分 白斂二分防風六分大棗百枚右二十一味末之煉

蜜和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九一百丸為劑

按此方多品猥雜可疑恐原方亡後人更製之歟肘后虛損門並列腎瀝散原本作湯然其製為散故今改之腎氣大丸二方腎瀝散者即腎氣丸也腎氣大丸者疑指本方也而彼方中無薯蕷者蓋脫缺矣是即腎氣丸之類方其治瀉



利也必矣治瀉利之方中概加薯蕷亦可以見也今舉  
 腎氣大丸于此觀其方可以見余言之不牽強也腎氣  
 大丸方朮一升桂一升地黄 澤瀉 茯苓 各四兩 搗篩  
 飲服方寸匕日三兩服佳分量恐有誤按地黃似不安當薯蕷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湯主之前條風氣百疾四字當移于不得眠下  
 此條宜在小建中湯之下不然則前後不相接按虛煩  
 者實煩之反也言之以示不可吐下發汗也元簡氏云  
 虛煩空煩也無熱而煩之謂千金惡阻半夏茯苓湯主  
 療空煩吐逆婦人良方作虛煩可証其說大非也傷寒  
 論梔子豉湯條已揭虛煩而又揭身熱可以見虛煩之

再按凡云  
 虛煩者皆  
 不可吐下  
 發汗之證  
 其寒熱宜  
 微方而辨  
 之

非無熱而煩之謂也其所引載三因方之說非而葉氏  
 統旨之說是也三因方云虛煩之證內煩身不覺熱頭目昏疼口乾咽燥不渴云云葉氏統旨云虛煩者心中擾亂鬱々而不寧也良由津液去多五內枯燥或榮血不足陽勝陰微 風氣百疾  
 千金作頭目眩冒心中煩鬱驚悸狂癲是也風氣者即  
 風癇也古者指癇謂之風也百疾迫疾也百迫以音通時后云驚怖  
 迫逐云云千金方云言迫于心之急也故不得眠非凡  
 風癲百疾皆同義也下迫于心之急也故不得眠非凡  
 百諸疾之謂也若無此一句則無處本方之由也凡病  
 證異則方亦異者古之法也豈有以一方概治衆疾之  
 理哉且諸註家以此條為虛勞中之證者非也若虛勞  
 而至虛煩不得眠者非可救藥若因風氣百疾而不得



眠者則可以此湯治之也然則何以舉風病于此蓋凡漏下亡血暴吐瀉之餘卒然患風者必由失精是所以列此也

酸棗湯方酸棗仁二升甘艸一兩知母二兩茯苓二兩芎

藟二兩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取三

升分溫三服方名恐脫仁字凡以一藥揭方名者不省其名也茯苓二兩非例疑當四兩宜改茯苓皆

同量而不云各二兩者舊非同量之徵外臺源師名小酸棗湯方右云一方加桂二兩似是

按方中芎藭似不妥疑桂枝誤即桂枝甘艸湯加酸棗知母茯苓耳大概癩之屬虛者桂枝甘艸湯類之所治觀桂枝甘艸龍骨牡蠣湯及竹皮大九等可以見也此

方治亡津液家發癩者與千金溫膽湯自有虛實之意宜擇而用之今時治癩者不瀉心劑則甘麥大棗湯或柴胡諸湯之類可謂疎漏矣夫癩之有心亂猶癩之有四肢不遂瘡之有休作也凡患是病者皆有此證故謂之風或癩不可執是一證而處方也餘證異則治方亦異故本方曰虛煩不得眠甘艸瀉心湯曰狀如傷寒云云桂枝甘艸龍骨牡蠣湯曰火逆下之因衝心竹皮大九曰煩亂嘔逆甘麥大棗湯曰數欠伸又曰狐惑曰驚狂曰風引曰邪哭曰藏燥此皆非以心亂一證處方者可以見也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榮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廔蟲丸主之。五勞二字及食傷以下至氣傷十九字、又緩中補虛四字、俱注文之混本文者、可刪兩目疑面目誤、內有乾血一句、當在結句、今改作者如左、

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肌膚甲錯、面目黯黑、內有乾血、大黃廔蟲丸主之。○此承黃耆建中湯之諸不足而論乾血者也、虛極者內外俱虛、即羸瘦腹滿是也、是所謂諸不足之異證也、腹滿不能飲食者、嫌於病在中焦、故言面目黯黑而示其不在中焦也、面目黯黑者、少腹久結之候也、微在于痰飲門及黃疸門而水結於少腹、亦為此候、故

言皮膚甲錯、以斷為乾血也、若虛勞而有羸瘦腹滿不能飲食、證則難治也、故舉此證以明其疑途也、本條與酸棗湯同文法、此揭不能飲食、彼揭不得眠、互舉虛勞之惡候、而辨似而非者治法也、黯黑淡黑也、皮膚甲錯謂肌皮枯澹如鱗甲錯出也、是即乾血之表候、若其人面色白、非乾血結在少腹之候也、

大黃廔蟲丸方、大黃十分、黃芩二兩、甘艸三兩、桃仁一升、杏仁一升、芍藥四兩、乾地黄十兩、乾漆一兩、蟲蟲一升、水蛭百枚、蟻螬一升、廔蟲半升、右十二味末之、煉蜜為丸、小豆大、酒飲服五丸、日三服、



邨井椿壽以此方名大瘡蟲丸不知何處也而據本州  
綱目云大黃瘡蟲丸者卽下瘀血湯是也山田正珍直  
以本方爲下瘀血湯以彼方治此證則誤也下瘀血湯  
有腹痛而無皮膚甲錯夫云皮膚甲錯者不言腹痛云  
腹痛者不言皮膚甲錯蓋皮膚甲錯者瘀血之壞證也  
故方中無大黃芒硝也土瓜根散證可以徵也蓋此方  
錯誤不一二夫旣斷曰內有乾血則用少品之劑專治  
乾血而可也然今十餘品之方尤無謂矣且分量云分  
云兩者不合諸方之例蛭蟲與瘡蟲蓋其用不同故無  
併用之方矣以知其誤也

說見于婦人門

黃芩杏仁甘艸非治

瘀血之品尤屬贅物矣要之似二方相混亂者不然則  
後人妄所補添也且大黃乖於本證今治乾血皮膚甲  
錯而似虛勞者則當取用本方中桃仁芍藥地黃乾漆  
蟻螬瘡蟲之六物也卽肘后地黃丸與土瓜根散相合  
而去土瓜根加蟻螬者也此二方之主治尤善合本條  
之證也又按土瓜根散者土瓜根瘡蟲共方中之主帥  
去其一而合地黃丸則舊名地黃瘡蟲丸地字誤作大  
字遂爲今名未可知也蓋瘀血病而似勞則主藥在此  
二物明矣肘后地黃丸方治婦人臍下結物大如杯升  
月經不通發作往來下痢羸瘦此爲氣瘕按之若牢強



肉癥者不可治未者可治外臺集驗作月經不通臍下

瘦此為癥氣不可療未生癥氣者可療方生地黄三十

斤末乾漆一升搗絞取汁火煎乾漆令可丸外臺蜜丸是為

乾血家虛勞狀可以見也蓋舊有蟻螬未可知也蟻螬

者排毒之一奇品與柳蠹蟲同効用之小兒之疳有奇

効有人嘗治小兒禿瘡日用生蟻螬一二枚數日之後

發熱甚徧身發瘡如癩痂數十日而瘡收痂脫舊瘡從

愈本艸舉破血之効未戴此事故記焉

附方

千金翼炙甘艸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脉結悸行動

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甘艸四兩桂枝生

薑各三兩麥門冬半升麻仁半升人參阿膠各二兩大棗

三十枚生地黄一斤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

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温服一升日三服不足二字注

代字悸行動三字當心動悸三字宜微傷寒論也如

常上疑脫不字亦其下疑脫若字宜補之危急宜改

氣急百日疑旦百誤而當在死字下百古之昏字也

不出旦百即不出旦夕也十一日三字後人之所加

也今改虛勞汗出而悶脉結代心動悸不如常若氣急者死

不出旦百○凡曰死曰難治則無處方者矣旦諸条

揭脉者不在章首則必在章尾方名宜移若字上而



者也。註家從文解之，故不免牽強也。此論亡血家而汗出者之治法及其死證也。前失精條所謂芤動者，與此證同。今汗出而悶，故屬失精家。芤動者，脈之狀也。結代者，脈之不齊也。此不言芤動者，以前既論之也。宜作芤動而結代而看之。心動悸不如常者，蓋亡血失精之所致，其動當與脈相均也。按結脈與厥脈同，厥與結通，故即言時一止之脈，蓋不論浮沉遲數滑濇時一止者，皆可稱結也。注家或云緩而一止者，非也。白虎湯云滑而厥，可以見也。代者更代之義，言乍大乍小，乍數乍遲之不均也。張景岳及元簡氏所

論共是也

張景岳曰：代，更代之義，謂於平脈之中，而忽見更弱，或乍數乍疎，或斷而復起，均名

為代，而代本不一，各有深義。云云，凡脈無定候，更變不常，則均謂之代，但當各因其變而察其情，庶得其

妙。元簡氏曰：代脈，諸說不一，然景岳所論尤為允當矣。史記倉公云：不平和代，又云代者時參擊，乍疎乍

大也。張守節正義云：動不定，曰代，可以確其說也。脈家以為難治，非也。若為

難治，則不可以處方也。且方名一云復脈湯，義取其

復結代之脈也。千金翼云：越公揚素患失脈七日，服五劑而復。氣急者，乃其

極證也。故曰死不出旦，旦或曰以心動悸為怔忡，或驚

悸者，非也。元簡氏所引得之。云：悸，說文：心動也。活人書云：悸，氣者，乃知悸假

為動氣總稱，活人指掌云：如心下悸，豈可為之怔忡或驚悸哉。主張氣血水者，以悸皆充水，大非也。不可



從矣註家皆從行動如常之誤文云動作如平人妄  
 哉蓋本條所謂悶者乃次篇所謂心中溫溫液液是  
 也且此方原麥門冬湯而因血虛而加餘藥者其證  
 重於麥門冬湯明矣是豈可行動如常哉傷寒論與  
 白虎湯並舉而論之者又可以察也按方中生薑疑  
 乾薑誤凡屬虛脫者必用乾薑而不用生薑也麻仁  
 可疑凡古人用麻仁者相符於名醫別錄所載之主  
 治也別錄云治中風汗出逐水氣利小便破積血復血脈乳婦產後餘疾沐髮長潤麻仁丸  
 者治大便燥結之方蓋麻仁雖潤燥之品恐非潤虛  
 渴之品以其曰半升觀之本為五味子未可知也方

後酒七升亦可疑然今無可攷本方及芎歸膠艾湯  
 俱用酒是疑人尿誤人尿一名輪迴酒因誤未可知  
 也凡諸失血及吐下暴脫者酒在所禁驗諸今日尤  
 明著矣人尿之於血脫及急證其徵諸書不少也余  
 故於此二方必用人尿而不用酒又按甘艸炙補生  
 瀉之說蓋古之所無也方名炙字未妥疑大甘艸湯  
 誤大訛為火麥門冬湯所云大逆也後世誤作火逆此類也後人不察焉遂  
 作炙未可知也凡方言大小者在似類異證之別說見  
 湯方中夫本方及甘艸湯俱治失血之方而其證大  
 有徑庭則當言大以別其稱也按阿膠之阿如大棗



之大示擇其善也阿、訶也同音因通訶博雅編練也故練而所作者曰阿如阿片阿芙蓉阿仙藥阿魏可以見也本艸云以阿井水煎成故稱阿膠恐妄誕

肘後獺肝散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滌獺肝一具炙乾末之水服方寸七日三服

又主鬼疰一門相滌八字注文為大書者蓋宋以後

之錯亂

按肘后收之于尸注鬼注門中而無冷勞字尸注鬼注者蓋一門為尸為鬼之義然則本經之肺痿而後世所謂勞瘵也與虛勞自別冷勞未之詳也正字通云治瘵先辨冷熱肥瘦初病為肥熱瘵久病為瘦冷

瘵據之則冷勞蓋虛勞之謂按本邦中世小兒疳勞多用雞肝或與此同意要之獺肝者蓋虛勞之藥也林億等附于此者得之世醫間投之於勞瘵則誤矣○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按痿萎也乃肺脹之反對今從疒者蓋後人之所加肺痿肺癰本異其證不宜同其篇但其證有所相似故併論以明其疑途耳欬嗽上氣亦然此篇主論肺痿其他則其餘波耳篇目歷數之本後人之所為萎與脹虛實之別耳而其病則大異非如瘵之剛柔瘵之牝牡也肺痿者即勞瘵是耳而肺癰者別胸內有



物之名後世所謂胃脘癰之類本與腸癰同其證特  
有上下之異耳肘后方與腸癰同門者得之肺脹者  
蓋宿疾之所作比肺痿有虛實之分欬喘主客可以  
辨之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為肺痿

問字師字誤原有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

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數句而接于此是與前篇相錯者已揭之前篇今取彼章而以載于後

此肺痿之的候也凡平人徒欬者其候也熱者鬱也上焦者胸也示病之原於胸也若否而欬者曰欬逆以別之說見於後蓋肺亦指胸猶胸謂之心非肺臟之義也元簡

氏云肺痿非此別一病卽是後世所謂勞嗽耳而引外臺蕪遊及許仁則論其說是外臺蕪遊傳屍論云其初得半卧半起號為殭蹠氣急欬者名曰肺痿許仁則論云肺氣嗽者不限老少宿多上熱後因飲食將息傷熱則常嗽不斷積年累歲肺氣衰便成氣嗽此嗽不早療遂成肺痿若此將成多不救矣又云肺氣嗽經久將成肺痿其狀不限四時冷熱晝夜嗽常不斷唾白如雪細沫稠粘喘息氣上乍寒乍熱發作有時脣口喉舌乾焦亦有時唾血者漸覺瘦悴小便赤顏色青白毛聳此亦成蒸



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起卧不時動搖失節加被微風遂得之但脉微濇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脉和則愈起卧不時

動搖失節七字當在于盛重下

此論肺痿之所由來與初萌之脉候而示湯藥之不如鍼治也骨弱皮膚盛重者謂貌壯而其內實虛弱者是其質也起卧不時動搖失節者泛具奉養之無節是其所以致其疾也人之被邪蓋在此間疲勞汗出者言外又虛也微風者微邪也指太陽中風證而其脉則不然故知其非中風也夫被微邪者其脉應陽浮陰弱表病而裏

不病而作濇緊者外雖未病裡既病之候也凡云脉濇者其人如

常者緊者表邪入裡之候特為表脉者非也

即所云脉病而氣未病者故其

人如平也氣如平者宜鍼灸而不宜湯藥也若其人寒熱而脉數者病既極之候無復治法矣故後條云始萌可救按本條云鍼而引陽氣蓋當作灸看之矣鍼豈可引陽氣者哉古雖鍼有補瀉之法以今考之此言甚可疑也先輩有為灸補鍼瀉之說者可謂卓見矣按傷寒論云燒鍼温鍼及灸皆就四逆湯證而言則蓋異其稱而同其用者中藏經所謂火鍼及後世所謂雷火鍼者皆非鍼之屬而灸之屬也其文不可拘也香川氏云其



始寒熱欬嗽輕輕微微未甚困苦故世人輕視不以爲意或至不加治療間及延請醫者亦不知徒用不寒不熱之草藥融融泛泛荏苒月日之間危候現出終至無可奈之何痛哉若當其輕微之時早從事於灸則猶可救十之二三此其脉將數未數之時也若已數則決不可治矣云云又曰吾門所謂真勞脉者即數是也故數則決不可治矣灸雖倍萬而難濟事徒使人苦耳况草藥何足以恃乎其言實也暗符合於本篇故附記

問曰寸口脉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脉反滑數此

爲肺癰欬唾膿血脉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

字疑當口中乾反不渴六字不然則反字無落著又後  
条曰咽燥不渴可以微也爲肺痿之病五字微之化例  
則當此爲肺痿四字若口中疑若心中誤辟辟憂心之  
貌可以微也燥疑躁誤隱隱痛下脉反滑數一句衍文  
今改作  
者如左

問曰寸口脉數其人欬口中乾反不渴有濁唾涎沫何師曰此爲肺痿若心中辟辟躁欬即胸中隱々痛此爲肺癰欬唾膿血脉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脉數者肺痿之候全備而言虛實以正肺痿與肺癰也此文法與傷寒論虺厥條同凡脉數則其人當有寒熱肺痿而得此脉者不治之證也實者謂滑脉也凡得此脉



者大率內實之候就當攻下者言之雖純熱者不實則不見滑脉也諸條可以徵也世所謂肺癰者無有此脉予故曰論中所謂肺癰者今之所謂胃脘癰而今之所謂肺癰者特肺痿之一證耳宜詳於本條及後治法而見矣正珍曰辟辟與液液同憂心貌辟辟躁乃煩躁也良是隱隱者見而不詳之謂言其痛之微如有又如無也蓋肺痿者無有此語若有之則死在且夕欬唾膿血蓋兼言二證於肺痿則病極而於肺癰則將差之候宜詳焉

問曰病欬逆脉之何以知此為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

其脉何類

其脉何類四字衍以此一句令相接於次

此條及次條俱決斷二病之死不死也死疑愈誤肺癰而其脉滑數固非死證吐膿則愈故治法有桔梗白散等可以徵也後人失肺癰之義妄改竄之明矣此為肺癰之下疑有脫字若見膿而後知其為癰則晚矣當致桔梗白散條及瘡癰篇也逆者自外之謂即客證之法言也故欬為主者無此稱矣如嘔逆噦逆亦然矣吐之下之皆醫之所行故逆治則曰反也今也順治故不反亦可以見本條死字本愈字偽也

寸口脉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



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抹，膿成則死。微則云云，風舍於肺，十一句，及熱之所過，云云，癰膿三句，係註脚，可刪，此固非肺癰之論，其脈可以微於前論，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八字倒當作其人欬，則喘滿口乾也，振寒疑寒熱誤，不然則與脈微而數不相悞，吐如米粥一句當在濁沫下，而吐字上有或字，今改作者如左。

寸口脈微而數，其人欬則喘滿，口乾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或吐如米粥，時時寒熱，始萌可抹，膿成則死。○此論肺痿之極者也，脈微而數，所謂數虛也，以示為肺痿也。喘滿者，謂短氣而悶也，吐如米粥者，別于肺癰之腥臭

也。膿者，指濁沫中帶血者，膿者，醲厚也，所指博，非特今世之膿，中毒而所吐之血，概謂之膿血，可以見也。夫肺痿之吐膿血也，與痢之下膿血同理也，雖痢有膿血，未謂之腸癰，咳而吐膿血，豈宜遽謂之肺癰乎？學者宜詳焉。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浮大下疑脫者字此亦論肺痿之死候也，至于此則縱未膿，死期在近，上氣者，承前寒熱也，上氣脈浮大，似太陽證，是勢極而然也，熱極則寒，寒極則熱，是必然之理也，上氣者，即氣上衝之略語，乃指表證也，傷寒論曰：太陽病下之後，其氣



上衝者可與桂枝湯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故言上氣則不言身熱或發熱也小青龍湯曰發熱而效小青龍加石膏湯曰效而上氣麥門冬湯云上氣玉函作發熱可以見也正珍之說稍得而元簡氏所徵非也大害治車矣正珍云上氣者指頭項強痛元簡氏云上氣諸家不釋攷周禮天官疾醫職云嗽上氣鄭玄註上氣逆喘又元簡氏云此一節即是肺脹不治之證今按冒頭素無肺脹字則其屬前條者明矣且何因而知其肺脹元簡氏之說妄矣

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風水也  
風水也  
脹不盡為風水也

此承上條言肺脹之主證以明效喘之主客也肺脹者以喘為主肺痿者以效為主故肺脹者喘而躁也若肺痿而有此候者病勢已極也喘者喘鳴也非喘息也就肺脹而言喘者皆然矣欲作風水者發汗則愈承上章面腫脉浮大也是肺脹之類證似小青龍加石膏湯證以上數條肺痿之議論盡矣以下論其類證及其他證兼效者之治法也

肺痿吐涎沫而不效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州乾薑湯以溫之甘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不效者字衍  
后不渴上有咽干



二字是也遺尿疑遺精誤遺精者自汗之義不然則與傷寒論相乖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九字注文必眩必字衍眩字當在遺精上肺中冷其為結辭明矣多涎唾三字重複今改作如左

肺痿吐涎沫而不效其人咽乾不渴必眩遺精小便數所以然者此為肺中冷甘艸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以下論肺痿疑似證故此章不曰上氣而云不效且云肺中冷以起異證之端也猶冠以肺痿二字者從篇耳蓋肺冷之於肺痿有寒熱之異而其寒熱之可以察在上氣效之有無也折義云肺痿證具矣而不效不渴知無熱此為肺冷蓋肺痿中之一證耳諸證一因上虛之一言宜此湯溫之若渴而小便數者本

非肺痿乃消渴耳治屬消渴是矣咽乾而不渴者內無熱之候也眩者因逆氣故吐涎沫也凡虛家逆氣多暴脫之所致也遺精小便數乃傷寒論甘艸乾薑湯所謂自汗出小便數是也服湯已者諸證瘥之法語也更發渴者由遺精也消渴者亡津液之名也說詳見本門若陰陽自和者勿治之按小便數乃不利非多利也

甘艸乾薑湯方甘艸四兩 乾薑二兩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咽中乾煩躁吐逆而其脉浮者是此湯之所主若脉沉則非此湯之所主也然是皆卒暴發此証者耳若久病



至此際則固非湯藥所能治也學者宜詳焉餘詳見于傷寒論考證

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外臺水雞上有如字是也

此條及次條論有上氣者而別于前條以正肺痿之疑

途也此即肺痿之類証以欬為主故不曰欬逆以方按

之則此証當帶衄故以為肺痿類証而舉之耳帶衄之微見于

方水雞即蛙也是也說文云蛙龜也水雞如水雞聲者狀

其喘鳴不絕以別于肺痿也若肺痿而至此則死期在

近此所謂似而非者以其無喘滿及面浮等証觀之雖

有喘鳴亦與肺脹異元簡氏云此治肺脹之方本篇肺

痿肺癰之外悉屬肺脹非也夫肺脹以喘為標識今也  
不然况於揭欬而上氣乎學者察焉

射干麻黃湯方射干十三枚麻黃四兩生薑四兩細辛

紫苑各三兩欬冬花各三兩五味子半升大棗七枚半夏大者洗

法半升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射干一云三兩似是射干二字疑衍九

煮麻黃減二升者其例也已於按半夏疑後人之所加今在大棗下者非其例也本州

射干紫苑欬冬花主物不過治胸痛屬血者可以驗本

條帶血證者也諸註未言及焉何也



欬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眠千金外臺俱作卧

是也

此論兼欬者也。唾濁即涎沫之粘稠者。今之所謂痰是也。按本條言上氣則此證本有表熱者故舉之于此也。凡諸病有熱候者素非丸方之所宜。傷寒論既誠之由是考之。本條應是附方所載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之所主。今處皂莢丸者疑錯亂耳。按此丸方治條亡矣。宜引外臺而補之說詳于下文。蓋前條欬本而上氣標。此則上氣本而欬標。宜辨焉。

皂莢丸方。皂莢八兩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棗膏和。

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按丸藥以棗湯送下者。大概皆峻劑。而凡單方唯治一證。此方蓋治平人痰欬不止不得卧者。外臺必効。療喘息氣急喉中水雞聲者。無問年月遠近。即本方後云。如熟豆。日一服。訖取一行微利。如不利時。細細量加。以微利為度。日止一服。此方主治可以見也。若兼上氣證。則非此方所宜也。

欬而脉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按脉與証之間用而字。非本經之例矣。以是觀之。則

而字下疑脫喘字。千金有大逆二字。難從。

按此條以下論有水氣而兼喘者也。正珍曰。脉浮者風



寒病也。余曰：脉浮者，概包表證者，發熱惡風汗出是也。此蓋風水中之一證，而兼裡證者，裡證何胸滿是也。以其喘欬類肺脹也，故起其端于此。效而喘屬肺脹，脉浮屬風水，不用越脾加半夏湯者，以兼效也。不用小青龍加石膏湯者，以有汗也。

厚朴麻黃湯方：厚朴五兩，麻黃四兩，石膏如雞子大，杏仁半升，半夏半升，乾薑二兩，細辛二兩，小麥一升，五味子半升，右

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杏仁半升，不似諸方之例，恐後人之改竄，當做麻黃杏仁甘州石膏湯作五十

個，方后脫煮麻黃去上沫六字。

小青龍湯中芍藥舊當杏仁說見于後

按方中小麥未妥，疑薏苡仁誤。小麥者潤燥之品，薏苡仁者利濕之品也。故薏苡仁治喘，外臺梅師及范汪方用薏苡仁一品治欬。唾喘是亦此方於小青龍加石膏湯去桂者，以有汗也。足觀其功。加厚朴薏苡仁者，以其喘甚於彼也。

脉沉者，澤漆湯主之。註家或接之前為一條者是也。

此承前條欬喘也。舉脉沉者，反對於前條，以示裡證也。前條雖非內無水，然其治專屬表。本條內有水而效喘，且脉沉，即所謂正水之一證耳。正水者胸水之別稱也，說見水氣門，法宜從二便導之，今不言及者，以為疑途舉之，非主論其方也。按前條本條並水氣病而有效喘，故列于此篇。



則宜於兩條結尾補屬風水屬裡水字而看之折義云此章以脉與主方之旨審之恐有伏飲者是也

澤漆湯方半夏半升紫參五兩澤漆三斤生薑五兩白前

五兩甘艸 黃芩 人參 桂枝各三兩右九味咀內澤

漆汁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盡煮法有誤今無可攷

按此方六物黃芩湯而加紫參澤漆白前者也夫六物黃芩湯者主乾嘔下利之方紫參亦治利之藥澤漆神農本艸云治大腹水氣別錄云利胸腹白前別錄云下痰止咳由是觀之黃芩湯與紫參俱治脫澤漆白前治閉其主治互相反矣今混合二者而為一方蓋係錯亂

本條之證澤漆生薑白前而足矣何煩及其他半夏紫參列於澤漆上亦非例也可以見耳

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止逆下氣四字

註文混本文者可刪

按此與甘艸乾薑湯證相類蓋承彼條云服湯已而渴者屬消渴而論發汗吐下後更發熱者耳本當在彼湯條下而今在于此者蓋錯簡也大逆者謂逆治也與水逆火逆之逆同傷寒論辨脉法云醫反下之此為大逆是也非氣逆也註家或以為氣逆者非也夫治病當汗而下之當下而汗之是謂逆治其云大逆者示其虛之



甚也。玉函云：病後勞復發熱者，即大逆上氣之謂，可以證也。咽喉不利者，咽中乾燥之甚也。是本虛家而更有發熱者，雖不至發效，以其稍類肺痿，故論于此。世所謂風勞者是也。若效而脈數虛者，既具肺痿之候也。

麥門冬湯方：麥門冬七升，半復一升，人參二兩，甘艸二兩。

粳米三合，大棗十二枚。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溫

服一升，日三夜一服。麥門冬、千金外臺俱作三升，似是大棗十二枚，徵之炙甘艸湯，則疑三十枚。誤。夜一服，疑夜三服。誤。大概一服以一升為法，日夜六服而盡一劑。

按方中半復疑五味子誤。凡潤燥劑，非半復之所與矣。蓋半復治伏飲，故方名以半復者，必有嘔噦，與本方之

意反可以見也。此方比他方服度稍多者，以潤燥也。凡傷寒發汗吐下後，及中熱家，此證間有之。其證微熱汗出，必口舌乾燥而煩，小便不利，或陰疼。若大熱，脈浮滑者，非本方所主也。若氣逆欲吐，亦然矣。

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肺癰二字，後人所加。可刪。本艸綱目

喘下有息字，以是。

夫肺癰者屬血，故必有胸痛。本方則瀉水劑，以治支飲，故無胸痛。可以見肺癰二字為衍也。此承澤漆湯條而論支飲證，以其有欬喘相似，故載于此。彼者病在膈下，此者病在膈上，故異其治，不言欬喘者，承彼而省此耳。



喘息不得卧者示病在膈上也九癰家縱嘔噦欬喘未  
必治之是為法矣註家不察焉從文為說可謂無見矣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葶藶熱令黃色搗丸如彈丸大大棗十二枚右先以  
水三升煮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按此方原唯曰瀉肺湯一名葶藶丸見水氣門後人不察其  
有二名混而一之也葶藶下云丸彈丸大本艸綱目云  
蜜丸每用大棗二十枚水三升煮取二升原作一升乃誤今改之乃  
入葶藶丸煎取一升頓服是即抵當丸及下瘀血湯之  
法也由此觀之犬棗本供飲汁猶皂莢丸之服法固非  
方中之品則不可揭之方名十棗湯亦屬誤說見于彼水氣門葶藶

丸者即本方也蓋作湯則名瀉肺湯作丸則名葶藶丸  
猶人參湯與理中丸也其或作湯或作丸者由熱之有  
無以丸藥不宜有熱者也傷寒論抵當丸條曰有熱誤也說詳見于傷寒論考證  
蓋古人之用葶藶本取其功峻銳也大凡以大棗送下  
之品皆然神農本艸曰破堅逐邪通水道時珍引本艸  
十劑云洩可去閉葶藶大黃之屬此二品皆大苦寒一  
洩血閉一洩氣閉蓋葶藶之氣味苦寒俱厚不減大黃  
云云由是觀之為其峻藥可以見也本方僅用彈丸大  
亦其徵也然今時所用其功大遲鈍虛家服之不見其  
害意者古人所用者與後人所用者同名異物歟而時



珍亦云名義未詳蓋失真之一徵也凡物之難辨者以名之難明也名之易明而物之謬誤者未之有也余頃取牽牛子代用之其効甚著矣以此推之葶藶或牽牛一名蓋其花聳立合亭字之義而每葉一花次第而開故謂之歷歟牽牛一名狗葶葶藶一名狗薺由此致誤亦未可知自古葶藶有苦甜之二種攷之古書蓋一物二稱耳猶甜瓜蒂苦瓜蒂之非二種也縱是二種亦黑丑白丑之類耳異其名而同其功古人所用可徵肘后大腹水腫用苦葶藶梅師方治水腫尿澁即本方而用甜葶藶外臺治陽水暴腫用甜葶藶又治通身滿腫用苦葶藶本艸說可謂拘泥允考藥品宜以主治而辨其物

不然則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無所取標焉若眩其所說之形狀則或失實用之要矣徒知其形狀而不知主治者不可謂識本艸者也

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桔梗湯主之如米粥三字衍可刪為字上脫此字可補方名後人

之所加亦可刪

濁唾腥臭者以其癰也如米粥是狀痰耳痰與膿其證狀亦自有辨豈宜併舉之乎如米粥三字衍可知也世醫不能其證狀以辨痰與膿使病者唾于盆水中僅能辨之以為得計迂哉按此肺癰之論文而非方條附方



所載桔梗白散條與此同文則本條非桔梗湯之主治  
 可以見後人杜撰也是舊瘡癰篇之一條後人失肺癰  
 之義而收于此宜移彼也凡方條者結句必有斷辭胸  
 滿脉數是斷辭也舉之於首者論文之法而非方條之  
 例也且吐膿之前後治法自異也今混之者亦非方條  
 之例也此肺癰之正候而本篇綱領所謂脉滑數者是  
 也金鑑云此治已成肺癰輕而不死者之法也魏荔彤  
 云或其癰雖成而膿未大成肺葉完全尚未腐敗亦可  
 回生也俱可謂牽強矣夫肺痿者始無胸痛已至吐濁  
 唾則其病極矣非如肺癰之胸痛而後吐膿之比也再

按肺癰者蓋胃脘以上至咽喉發癰之總稱本與腸癰  
 上下之分耳宜觀桔梗白散方後而見之

桔梗湯方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

升分温再服則吐膿血也千金作桔梗三兩似是則吐膿

作朝暮吐膿血則差宜從而可

按本方主吐膿後猶痛者若癰未潰者非所與也夫桔  
 梗者排毒之一品癰在表則配甘草生薑大棗排膿湯  
 是也內而上則配甘草本方是也內而下則配枳實芍  
 藥散排膿散是也分表裡上下而異其治法是此書之  
 大法也



欬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肺脹疑肺痿誤不然則乖例失證婢當改脾下皆然說見于中風門

此設肺痿而論肺脹之疑似屬表者也以結前曰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脉浮大云云及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云云二條之義也欬而上氣肺痿之正候今論其異者故揭其人也喘目如脫狀示有水氣也是即肺脹之疑似故揭脉以示其非肺脹且以別次條裡證也結句當揭屬風水三字而不爾者特以方示之耳目如脫狀者面腫目陷之謂以別肺脹之浮腫

越婢加半夏湯方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生薑三兩大棗五十

枚甘艸二兩半夏半升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取三升分溫三服從越婢加朮湯之例大棗當移半夏下

按越脾湯者本無喘今喘則當加半夏杏仁二品若加半夏一品則無由治喘蓋錯亂也

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肺脹二字後人之所加可刪欬而上氣於此門冒頭也若此為肺脹則心下有水之斷辭遂無落著矣浮疑沉誤以反對上條心下有水其徵也

此亦論肺脹之疑似言心下有水以別前後二條是溢飲而兼喘者溢飲者有效逆倚息不得卧其形腫故引以舉于此也前証者病在表而兼裡證本條病在內而



兼外證以示風水與溢飲之別也又按上條及本條後  
瀉肺湯證俱喘者因內有水以是明肺脹之不因有水  
也宜詳焉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麻黃 芍藥 桂枝 細辛 甘州

乾薑各三兩 五味子 半夏各半升 石膏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

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強人服一升羸者

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石膏二兩疑有誤當四兩強人

肺湯方後之文錯亂入于此者宜移彼

按方中芍藥疑杏仁誤蓋舊本蠹蝕後人由傷寒論有  
表不解之語妄充以芍藥耳凡病在膈間者皆去芍藥

是古之法也且麻黃不配杏仁則無利心膈治喘之功

諸方可以徵矣乾薑疑生薑誤而脫大棗說詳見于小

此本以發汗與利小便而去心下之水心下有水是其

病由也故其人不渴今加石膏者以兼惡風也宜徵之

大青龍湯今時用小青龍湯者多失其證詳之於小青

龍下傷寒論小青龍湯條

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

此條及次條原在附方中今從元簡氏之說移于此肺

癰二字後人之所加可刪曰胸滿脹蓋肺脹也宜酸辛

下加此為肺脹四字一身二字疑衍文若一身浮

腫則水氣篇所論而非此篇所預也今改作如左



為肺脹以加病者二字○此條蓋肺脹之綱領非論治

法者也前所舉皆疑似證故舉此條以示肺脹之本候

也此證唯面腫者氣塞之所致非有水也故舉其證似

有水者以分疑途耳一身二字其行可知鼻塞清涕出

是肺脹之標識他喘無有此候矣香川氏云初時效亦

涕類流涎唾自出當是之時藥汁湯水入咽轉逆以此

候推之則為今之喘哮家無疑矣所謂喘家是也若有

水而喘則不可謂之喘家固也後世云盛而為喘或云

即得肺不聞香臭酸辛氣塞之候發喘者氣有餘也之類

鼻屬鼻酸辛屬口併辨聞者何也古言乃兩列其喘鳴

子云易牙善聞味坤雅云蝮蟻無鼻而聞香臭

迫塞蓋胸滿脹包之故次條云喘鳴迫塞則不言胸滿  
脹也夫肺脹者宿疾而時暴發不死之病故反對肺痿  
之必死也肺脹者喘之正病而肺痿者欬之正病也故  
命名而別客證諸註以此為肺癰者非也宜驗之事實  
則甚明矣且喘於諸病尤可畏况大病篤疾乎所謂喘  
家則否唯難其根治耳余斷曰欬為主證則惡候客證  
則否喘客證則可畏宿疾則非可畏也按此疾平人時  
暴發之證故其治法即收于雜療門而論其證狀于此  
猶瘧篇之例也次篇亦然

欬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此條原接前

而為一條今



判之效，效上氣通篇更端，可以見葶藶大棗西字可刪，痰飲篇亦然。

此論胸中水實而喘鳴塞迫者，以分前條之疑途也。凡喘鳴塞迫而兼效上氣者，皆屬水氣也。故揭效上氣以明喘家之本無水氣也。宜詳焉。註家以為與前條一證者，大非也。其喘鳴塞迫者，以胸滿脹也。以是為疑途而舉于此也。前小青龍加石膏湯與此同證，特有輕重之異耳。痰飲篇亦為此例。按此亦暴急實結胸之一證。濕瘡內攻，忽然胸滿脹，氣急喘鳴者，屬本條。若下冷上熱，頭汗出，吐涎沫者，為必死矣。宜參校於水氣門。

附方

外臺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外臺

艸乾薑湯下者是也。涎唾多三字，攻之虛勞門疑汗出多誤。蓋本方無其證，宜參校他篇。

按此虛勞而非肺痿也。無效者其徵也。是蓋虛家而有發熱者，與甘草乾薑湯及麥門冬湯證相類，以為疑途，故舉之于此，以示其異也。正珍曰：溫溫煩悶之貌，液液辟辟也。憂心貌，辟與憊通，憊急速也。按心中溫溫液液者，謂忽然煩悶也。其汗出脉結代，心動悸不如常者，因此也。

千金甘草湯，甘草右一味，以水三升，煮減半，分溫三服。證闕，效之諸篇，是蓋治中毒唾血及咽痛之方耳。千



金曰治肺痿涎唾多出血心中温温液液者恐非此方所宜不可從矣

千金生薑甘草湯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生

薑五兩人參三兩甘草四兩大棗十五右四味以水七

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欬唾涎沫四字疑亦汗出誤凡諸方合此方者皆無言欬唾涎

沫者

按甘草乾薑湯炙甘草湯麥門冬湯三方皆治亡陽

咽燥而不渴者本方則治其渴者故言不止而別之

不止之說見百合篇上三方汗出者皆因氣急也故汗為客證

也本方者以汗為主證其渴者因汗出也凡治發汗

解後之諸方多原於本方腹滿則去棗加厚朴半夏  
胃中不和有微熱則加黃連黃芩無熱而心悸則加  
半夏旋覆花代赭石噦則加橘皮竹茹咽喉不利而  
發熱則加麥門五味粳米相兼血虛則加桂羊膠五  
味也是古人製方之本不可不知也是皆足觀本條  
之誤凡千金外臺載經方外臺則因其舊千金則或  
改之意者王氏非醫則其輯外臺止就諸書抄錄其  
要文耳孫氏以醫為業則其不適意者間加隱括而  
收之未可知也然在今日則不得無少害也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痿吐涎沫桂枝生



薑各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枚 皂莢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

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大棗當改十二枚

是蓋一時之虛亡而有發熱者故舉于此非肺痿也

傷寒論桂枝去芍藥湯曰太陽病下之脈促胸滿者

然則若脈促胸滿而有痰欬蓋其人本有痰欬宿疾

今為風寒所發動者是本方所主猶喘家而得太陽

病則與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之類促脈之說見于傷寒論考證

外臺桔梗白散治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

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桔梗貝母各

分巴豆一分 右三味為散強人飲服半錢匕羸者減之

病在膈上者吐膿血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盃則定

此條即肺癰之綱領全同于桔梗湯條已見于前今

處桔梗白散亦錯簡也此方治癰之生膈上下者猶

大黃牡丹湯之於腸癰也在膈上者後世所謂喉癰

是也在膈下者胃脘癰是也概謂之肺癰者以其在

胸內也皆此方之所主治後人間有以勞瘵而吐濁

唾雜血者為肺癰者大非也凡喉間痺而食不下或

痰喘涎唾煩悶之類其證屬實者本此方之所能治

勞瘵而吐濁唾雜血是必死不起之證豈藥物之所



能治乎且此方後乃云強人飲服半錢若夫勞瘵豈得有強人乎亦可以察按巴豆劑或配桔梗貝母或配乾薑大黃或配杏仁皆其佐也治上焦治下焦亦各因其佐也今世有以紫圓概用於白散走馬備急等證者大左經旨矣此方又治癰瘡攻上部欲作鼻壞目暗耳聾及口內腐爛等者如神人知之者希故

附記

千金葦莖湯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為肺癰疑有

而誤煩滿胸中倒置宜作胸中葦莖二升葦莖二升

煩滿甲錯上疑脫其身二字葦莖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枚 瓜瓣半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葦莖得五

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原此有當吐如

按此瘡癰篇中之一條今附錄于此者誤也此即肺

癰之壞證不可攻者其身甲錯是有瘀血而不可攻

者之外候也蓋此條方證不相符致之瘡癰篇則似

與薏苡梔子散原梔子作附子誤也互相錯者

豈思邈輯千金方之時乃致此錯乎本條者病在上

焦故欬而胸中煩滿彼則病在下焦故腹皮急因其

部位之異故曰肺曰腸以示之也其在上焦也薏苡

梔子散之所主故胸痺門亦載之其在下焦乃本方

之所主俱治壞證之方也夫內癰已潰膿則當隨而



身冷也。然熱猶未止，所謂壞證也。猶傷寒吐下後，用  
梔子豉湯之法也。此方本自大黃牡丹湯而來。猶四  
逆散之於大柴胡湯也。故桃仁瓜瓣之量同於牡丹  
皮湯。無少腹腫痞及小便如淋之証。故去硝黃與牡  
丹皮。猶有餘熱。故其脈數。以此更加葦莖薏苡仁二  
物也。桃仁瓜瓣固非治上焦之藥。宜微之。古例與事  
實而知也。按微熱者，邪氣半解之法語。故就發汗吐  
下後而言之。本非大熱之反對。今欬而微熱，胸中煩  
滿者，是餘邪在膈間之候。但此人其身甲錯，故桔梗  
白散不得以攻之也。按葦莖之治瘡癰於古書本無

所見。本艸諸書亦不言之。疑是漏盧誤。蓋漏字蠹蝕。  
盧訛爲蘆。蘆葦同物。因致此誤。歟。漏盧本艸云。治惡  
瘡癰疽。尿血腸風。排膿止血。治丹疹熱。肘后癰疽。門  
有漏盧湯。龐安常云。治癰疽。無漏盧。則代山梔子。皆  
足以證矣。而其效用與山梔子不相遠。則上焦用梔  
子。下焦用漏盧。亦足以證矣。元簡氏云。瓜瓣聖惠方  
作甜瓜子。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艸。瓜瓣瓜子也。張氏  
本經逢原云。甜瓜子卽甜瓜瓣云云。而本艸馬志云。  
諸方惟用冬瓜子。不見用甘瓜子者。潘氏續焰改用  
絲瓜瓣。並不可憑也。其說是也。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

卷之三

四十五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卷之三



